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前漢書卷五十五

詳校官侍讀_臣陳萬青

洗馬_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_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_臣曹錫璜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卷五十五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瑯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衛青字仲卿其父鄭李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史給事侯

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

師古曰壽姓曹為平陽侯當是

曹參之後然參傳及功臣表並無之未詳其意也

李與主家僮衛媼通

師古曰僮者婢

女之總稱也。媼者後年老之號。非當時所呼也。衛者舉其夫家姓也。生青青有同母兄衛

長君及姊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

姓為衛氏

師古曰冒謂假稱若人首之有覆冒也

衛媼長女君孺次女少

兒次女則子夫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衛氏

師古曰言步廣及青二人

皆不姓衛而冒稱

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民母之

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

服虔曰民母嫡母也師古曰言鄭季正妻本在編戶

之間以別於公主家也。今流俗書本云牧羊人間先母之子不以為兄弟數妄增也。青嘗從人至

甘泉居室

張晏曰居室甘泉中徒所居也

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

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

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

得入宮幸上皇后大長公主女也

文頴曰陳皇后武帝姑女也

無子

妬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迺使人捕青青時

給事建章

師古曰建章宮中

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

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往篡之

師古曰逆取曰篡

故得不死

上聞迺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

累千金君孺為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

師古曰掌

即陳平
曾孫也

上召貴掌公孫教由此益顯子夫為夫人青為

太中大夫元光六年拜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公

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教為騎將軍

出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

龍城

師古曰龍讀與龍同○宋祁云浙
本龍字從竹者無龍音後人誤作斬

首虜數百騎

將軍教亡七十騎衛尉廣為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

為庶人賀亦無功唯青賜爵關內侯是後匈奴仍侵犯

邊

師古曰
仍頻也

語在匈奴傳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為

皇后其秋青復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青斬首

虜數千明年青復出雲中西至高關

師古曰高關山名也一曰塞名也在

朔方之北

遂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百餘萬走白羊樓煩

王遂取河南地為朔方郡

師古曰當北地郡之北黃河之南也

以三千八

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為平陵侯張次公為

岸頭侯

晉灼曰河東皮氏亭也

使建築朔方城

師古曰蘇建築之也

上曰匈奴

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

師古曰謂其俗貴少壯而賤長老也

以盜竊

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藉兵數為邊害

張晏曰從蠻夷借兵鈔邊○宋

初云姚本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獫狁

至于太原

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美宣王北伐也薄伐者言逐出之也獫狁北狄名即匈奴也獫狁

險出車彭彭城彼朔方

師古曰小雅出車之詩也彭彭衆車聲也朔方北方也此詩人

美出車而征因築城以攘獫狁也○宋初曰注文城字下當添壘字今車騎將軍青度西

河至高闕獲首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為鹵已封

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案榆谿舊塞

如淳曰案尋也榆谿舊塞名也師古

曰上郡之北有諸次山諸次水出焉東絕梓領梁北河

討蒲泥破符離

如淳曰絕度也為北河作橋梁也晉灼曰蒲泥符離二王號也師古曰符離塞

名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

張晏曰伏於隱處聽軍虛實

三千一十七

級師古曰本以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謂一級首為一級因復名生獲一人為一級也

執訊獲醜

師古曰執訊者謂生執其人而訊問之也獲醜者得其衆也一曰醜惡也訊音信

毆馬牛羊百

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八百戶其後匈奴比

歲入代郡鴈門定襄上郡朔方

師古曰比頻也

所殺畧甚衆語

在匈奴傳元朔五年春令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

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

文頴曰沮音祖

太僕

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

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俱出右北平匈奴右賢王當青等兵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

人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里

弗得得右賢裨王十餘人

師古曰裨王小王也若言裨將也裨音頻移反衆男

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

師古曰數十萬以至百萬於是引兵而

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

軍

師古曰即就也

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歸上曰大將軍青躬

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八千七百

戶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

師古曰伉音抗又音上郎反

子不疑為陰

安侯子登為發干侯青固謝曰

師古曰固謂再三也

臣幸得待罪

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陛下幸

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絰祿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

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

人何敢受封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

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

傳校獲王

師古曰傳讀曰附言救總護諸軍每附部校以致克捷而獲王也校者營壘之稱故謂軍

之一部為一枝或曰幡旗之名非也每軍一枝則別為幡耳不名校也

封救為合騎侯

晉灼

曰猶冠軍從票之名也

都尉韓說從大軍出寘渾

服虔曰塞名也師古曰說讀曰

悅寘音田渾音魂○劉敞曰大軍當云大將軍

至匈奴右賢王庭為戲下

師古曰戲

讀曰麾又音許宜反言在大將軍麾旗之下不別統衆也

搏戰獲王

師古曰搏戰擊戰○宋祁曰注

未當添也字

封說為龍額侯

師古曰額字或作額

騎將軍賀從大將軍

獲王封賀為南雍侯

臣瓚曰茂陵中書云南命侯此本字也師古曰雍音普救反命亦同

字

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封蔡為樂安侯校

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封朔為
陟軹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
及校尉豆如意中郎將綰皆有功賜爵關內侯沮息如
意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明年春大將
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太僕賀為左將軍翕
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
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
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斬首虜萬餘人蘇建趙信

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

故胡人降為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

犇降單于

師古曰犇古奔字也○宋初曰注未也字當去

蘇建盡亡其軍獨以

身得亡去自歸青青問其罪正閼長史安議郎周霸等

張晏曰正軍正也閼名也如淳曰律都軍官長史一人

建當云何

師古曰謂處斷其罪法何至也

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

軍之威閼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

師古曰言

衆寡不敵以其堅戰無有退心故士卒喪盡也一說若建恥敗而不自歸則亦被匈奴禽之而去

今建

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敢有二心自
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青曰青幸得以肺

附待罪行間

師古曰肺附謂親戚也醉在田蚡傳也○宋祁曰注未也字當刪

不患無

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
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其歸天子天子自
裁之於以風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

師古曰風讀曰諷

軍

吏皆曰善遂囚建行在所

劉敞曰當云詣行在所

是歲也霍去病

始侯

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
通生去病及衛皇后尊少兒更為詹事陳掌妻去病以

皇后姊子年十八為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

受詔予壯士為票姚校尉

服虔曰音飄搖師古曰票音頻妙反姚音羊召反票姚勁

疾之貌也荀悅漢紀作票鷁字去病後為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字耳今讀者音飄遙則不當其義也○宋祁

曰票姚當作本音

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

捕首虜過當

師古曰言計其所將人數則捕首虜為多過於所當也一曰漢軍失亡者少而殺獲

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其下並同○劉敞曰大將軍衍將字

於是上曰票姚校尉去

病斬首捕虜二千二十八級得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

行籍若侯產

張晏曰籍若胡侯也產名也師古曰此人單于祖父之行也行音胡浪反捕李

父羅姑比再冠軍

師古曰亦單于之季父也羅姑其名也比類也以二千五百

戶封去病為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首

虜千三百級封賢為終利侯騎士孟已有功賜爵關內

侯邑二百戶是歲失兩將軍亡翕侯功不多故青不益

封蘇建至上弗誅贖為庶人青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

幸於上甯乘說青曰

師古曰史記云甯乘齊人

將軍所以功未甚多

身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

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

師古曰親

母也青青以五百金為王夫人親壽上聞問青青以實對上

迺拜甯乘為東海都尉校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

夏留匈奴中久道軍知善水草處

師古曰道讀曰導

軍得以無

飢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為博望侯去病侯三歲

○宋祁云

三越本作一

元狩三年春

○宋祁曰三越本作二

為票騎將軍將萬騎

出隴西有功上曰票騎將軍率戎士踰烏盭

師古曰踰與踰同盭

古戾字也烏

討遼漢

師古曰遼古速字也

涉孤奴

晉灼曰水

也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攝警者弗取

師古曰攝警謂振動失志氣言距戰

者誅服者則赦也警音之涉反

幾獲單于子

師古曰幾音距依反

轉戰六日過焉

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麋臯蘭下

應劭曰隴西白石縣塞外河名也蘇林曰

匈奴中山關名也李奇曰麋音鹿津名也晉灼曰世俗謂盡死殺人為麋糟文韻曰麋音意曹反師古曰麋字

本從金鹿聲轉寫訛耳麋謂苦擊而多殺也臯蘭山名也言苦戰於臯蘭山下而多殺虜也晉說文音皆得之

今俗猶謂打擊之甚者曰

殺折蘭王斬盧侯王

張晏曰折蘭盧

侯胡國名也殺者殺之而已斬者獲其首也師古曰折蘭匈奴中姓也今鮮卑有是蘭姓者即其種也折音上

列銳悍者誅金甲獲醜執渾邪王子

師古曰金甲謂軍中之甲不喪失也

渾音下昆反

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

祭天金人

如淳曰祭天以金人為主也張晏曰佛徒祠金人也師古曰今之佛像是也休音許蚪反

屠音儲○宋初曰舊本多作天祭金人作祭天者非是刊誤亦改

師率減什七

師古曰言其破

敵故匈奴之師十減其七也一曰漢兵失亡之數下皆類此也○劉奉世曰詔書以為全甲則不應兵失亡至

七分也匈奴人數又何由知之元狩四年出塞馬十四萬及還不滿三萬則非減什二矣然則率蓋謂軍興財

用大率以減少為功故四年詔既言率減益封去病二什二遂云取食於敵而糧不絕功相同也

千二百戶其夏去病與合騎侯教俱出北地異道博望

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先

至騫將萬騎後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廣廣與戰二

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騫至匈奴引兵去騫坐行留

當斬贖為庶人

師古曰軍行而輒稽留故坐法

而去病出北地遂深入

合騎侯失道不相得去病至祁連山

師古曰祁連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

為祁連祁音上夷反

捕首虜甚多上曰票騎將軍涉鈞者濟居延

張晏曰鈞者居延皆水名也

淺曰涉深曰涉謂以舟船

遂臻小月氏

師古曰臻至也氏音支

攻祁連山揚武乎鱓得

鄭氏曰鱓音鹿張掖縣也師古曰鄭

說非也此鯨得匈奴中地得單于單桓酋涂王張晏曰單桓酋

涂皆胡王也師古曰酋音才由反涂音塗○劉敞曰衍單于字及相國都尉以衆降下

者二千五百人可謂能舍服知成而止矣師古曰服而舍之功成則

止捷首虜三萬二百獲五王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五十

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

封去病五千四百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者爵左庶長

師古曰鷹擊司馬破奴師古曰趙破奴再從票騎將軍斬邀濮

王捕稽且王師古曰且音子問反右千騎將王王母各一人王子

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十四

百人

師古曰前行謂在軍之前而行

封破奴為從票侯

張晏曰從票騎將軍有功因以

為號

校尉高不識從票騎將軍捕呼于耆王王子以下十

一人捕虜十七百六十八人封不識為宜冠侯校尉僕

多有功封為煇渠侯

師古曰功臣侯表作僕朋今此作多轉寫者誤也煇音暉也○宋初

曰注未也字當刪

合騎侯教坐行留不與票騎將軍會當斬贖

為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去病

師古曰宿舊也兵兵器也

去病所將常選

師古曰選取驍銳○宋初曰注未當有也字

然亦敢深入常

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

將常留落不耦

師古曰留謂遲留落謂墜落故不諧耦而無功也

由此去病日

以親貴比大將軍其後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

所破亡數萬人以票騎之兵也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

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要道邊

師古曰道猶言也先為要約束

言之於邊界

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

以聞

師古曰傳音張繼反次下亦同

上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去病

將兵往迎之去病既渡河與渾邪衆相望渾邪裨王將

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

師古曰恐被掩覆也

頗遁去去病乃馳入

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

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度河降者數萬人號稱十

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數十鉅萬封渾邪王萬戶

為漂陰侯

如淳曰漂陰平原縣也師古曰漂音吐合反

封其裨王呼毒尼為

下摩侯

文頴曰呼毒尼胡王名也

雁疵為煇渠侯

文頴曰雁音鷹疵音庇蔭之庇師古

曰疵音匹履反其字從疒非庇蔭之庇疒音女革反

禽黎為河綦侯

師古曰功臣侯表作烏黎

今此作禽黎轉寫誤耳

大當戶調雖為常樂侯

師古曰功臣侯表作綦雕今此傳作

調雖表傳不同當有誤者於是上嘉去病之功曰票騎將軍去病率

師征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莽於率師古曰萌字與

毗同莽古奔字也○宋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

人師古曰言能引弓皆堪戰陳誅獍悍師古曰獍健行輕貌也字或作趙悍勇也獍音邱昭反又

音丘捷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戰士不離

傷師古曰離遭也十萬之衆畢懷集服仍興之勞爰及河塞度

幾亡患師古曰重興軍旅之勞及北河沙塞之表可得寧息無憂患也以千七百戶益

封票騎將軍滅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繇

役迺分處降者於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

俗為屬國

師古曰不改其本國之俗而屬於漢故號屬國

其明年匈奴入右北

平定襄殺畧漢千餘人其明年上與諸將議曰翁侯趙

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

師古曰言輕易漢軍

故留而不去也一曰謂漢兵不能輕入而久留也○宋祁云姚本於此下有臣瓚曰沙上曰幕李陵歌曰經千

里兮渡沙幕十五字

今大發卒其執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

春上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各五萬騎步兵轉者

踵軍數十萬

師古曰轉者謂運輜重也踵接也

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

屬去病去病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西

更令去病出代郡令青出定襄郎中令李廣為前將軍

太僕公孫賀為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

師古曰食音異

其音基

平陽侯襄為後將軍

師古曰曹襄

皆屬大將軍趙信為

單于謀曰漢兵即度幕人馬罷

師古曰罷讀曰疲

匈奴可坐收

虜耳

師古曰言收虜取漢軍人馬可不費力故言坐

迺悉遠北其輜重

師古曰送輜重

遠去令處北也

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直青軍出塞千餘里

師古

曰直讀曰值

見單于兵陳而待

師古曰為行陳而待

於是青令武剛車

自環為營

張晏曰兵車也師古曰環繞也

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

亦從萬騎會日且入

師古曰言日欲沒也

而大風起沙礫擊面

師古

曰礫小石也音歷

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

師古曰翼謂左

右舒引其兵如鳥之翅翼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

利薄莫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

去

師古曰羸者驢種馬子堅忍單于自乘善走羸而壯騎隨之也冒犯也羸音來戈反冒音莫克反

昏

漢匈奴相紛拏

師古曰紛拏亂相持搏也拏音女居反

殺傷大當

師古曰各大相

殺傷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

追之青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會明行二百餘里不

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

如淳曰趙

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

得匈奴積粟食軍

師古曰食讀曰飲

軍留一日

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青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

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

師古曰或迷也

大將軍引

還過幕南迺相逢青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廣

師古曰簿

音步戶反

廣自殺食其贖為庶人青軍入塞凡斬首虜萬九

千級是時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自立為單

于師古曰谷音鹿單于後得其衆右王廼去單于之號

也音丘呂反去病騎兵車重與大將軍軍等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而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

千餘里直左方兵師古曰直當也所斬捕功已多於青既皆還

上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乞之士服虔曰葷音重

葷乞重驚也堯時曰重驚周曰檢乞秦曰約輕齋絕大

幕師古曰輕齋者不以輜重自隨而所齋糧食少也一曰齋字與資同謂資裝也涉獲單于章

渠師古曰涉謂涉水也章渠單于之近臣也破獲之以誅北車耆晉灼曰轉王號也

擊左大將雙獲旗鼓歷度難侯

師古曰濟弓盧山名也

濟弓盧

晉灼曰水名也

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

李奇曰皆匈奴王號

將軍相國當戶都尉

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

張晏曰登海邊山以

望海也有大功故增山而廣地也如淳曰翰海北海名也師古曰積土增山曰封為壇祭地曰禪也

執訊

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二取食於敵卓

行殊遠而糧不絕

師古曰卓亦遠意

以五千八百戶益封票騎

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票騎將軍會興城不失期

從至禱余山

師古曰禱音壽其字從木

斬首捕虜二千八百級封博

德為邳離侯北地都尉衛山從票騎將軍獲王封山為

義陽侯故歸義侯因淳王復陸支

師古曰復音芳福反

樓刺王伊

即軒

師古曰刺音之充反軒音居言反

皆從票騎將軍有功封復陸支

為杜侯伊即軒為衆利侯從票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從

票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漁陽太守解校尉敢皆獲鼓

旗賜爵關內侯解食邑三百戶敢二百戶校尉自為爵

左庶長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青不得益封吏卒無

封者唯西河太守常惠雲中太守遂成受賞遂成秩諸

侯相賜食邑二百戶黃金百斤惠爵關內侯兩軍之出

塞塞開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

匹廼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為大司馬

晉灼曰悉

加大司馬者欲令票騎將軍去病與大將軍青等耳

定令令票騎將軍秩祿與大

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

去事去病輒得官爵唯獨任安不肯去

師古曰安滎陽人後為益州刺

史即遺司馬遷書者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欲教之

吳孫兵法

師古曰吳吳起也孫孫武也

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

古兵法

師古曰顧念也

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

家為也由北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

師古曰省

視也不恤視也

其從軍上為遣太官齎數十乘

師古曰齎與資同解已在前面也

既還重車餘棄梁肉

師古曰梁粟類也米之善者重音直用反

而士有飢者

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

師古曰振舉也

而去病尚穿域

躡鞠也

服虔曰穿地作鞠室也師古曰鞠以皮為之實以毛楚躡而戲也

躡音徒獵反鞠音鉅六反

事多此類青仁喜士退讓

師古曰喜音許吏反

以和柔自媚於上

然於天下未有稱也去病自四年軍後三歲元狩六年

薨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

師古曰送其葬所以

寵衛之也屬國即上所云分處降者於邊五郡者也玄甲謂甲之黑色也

為冢象祁連山

師古

曰在茂陵旁冢上有豎石冢前有石人馬者是也

諡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

蘇林曰景武諡也桓廣地諡也義見諡法張晏曰諡法布義行剛曰景辟土服遠曰桓也

子嬪嗣

師古

曰嬪音上戰反

嬪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為奉車都尉

從封泰山而薨無子國除自去病死後青長子宜春侯

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發干侯登

皆坐酎金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絕後四年元封五年

青薨諡曰烈侯子伉嗣六年坐法免自青園單于後十
四歲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又方南誅兩越
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初青既尊貴而
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
皆言大將軍主笑曰此出吾家常騎從我奈何左右曰
於今尊貴無比於是長公主風白皇后師古曰風讀曰颯皇后
言之上廼詔青尚平陽主如淳曰本陽信長公主也為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主為
與主合葬起冢象廬山云師古曰在茂陵東次去病冢之西相併者是也○宋祁云

浙本廬
作廬

最大將軍青

師古曰最亦凡也

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

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六

千三百戶

○宋祁云景德本無益字

封三子為侯侯千三百戶并之

二萬二百戶其裨將及校尉侯者九人為特將者十五

人

師古曰特將謂獨別為將而出征也

李廣張騫公孫賀李蔡曹襄韓說

蘇建皆自有傳

師古曰七人自有傳八人今列於此下凡十五人也說讀曰悅

李息郁郅人也

師古曰北地之縣也郅音之日反

事景帝至武帝立八

歲為材官將軍軍馬邑後六歲為將軍出代後三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為將軍其後常為大行

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景帝至武帝立十二歲為騎將

軍

○宋初云十二歲景德本作八歲

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為庶人

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封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軍

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票

騎失期當斬

○宋初云景德本無失字

贖為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

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杆將軍築受降城十歲復

以因杆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

師古曰水名也在朔方北

亡士多

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

○劉奉世曰武紀教自余吾還明年太始元年有罪要斬

與此不同必有誤

五六歲後覺復繫坐妻為巫蠱族凡四為將

軍

李沮雲中人

沮音姐

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內史為

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為彊弩將軍

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大將軍封岸頭侯其後太后

崩為將軍軍北軍後一歲復從大將軍凡再為將軍後
坐法失侯

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為侯武帝立十八年為前將軍與
匈奴戰敗降匈奴

趙食其殺栩人師古曰馮翊之縣也殺音丁活反又音丁外反栩音許羽反武帝立

十八年以主爵都尉從大將軍斬首六百六十級元狩
二年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明年為右將軍從大將軍
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為庶人

郭昌雲中人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

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侍中

師古曰以善御得見因為侍中也御謂御車也

用校尉數從大將軍元封二年為左將軍擊朝鮮無功坐捕樓船將軍誅

最票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

師古曰再

出為票姚校尉也

斬首虜十一萬餘級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開

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七千七百

戶其校尉吏有功侯者六人為將軍者二人

路博德西河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從票騎將軍封邳離侯票騎死後博德以衛尉為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為彊弩都尉屯居延卒

趙破奴太原人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為票騎將軍司馬出北地封從票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為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一歲擊虜樓蘭王後為浞野侯後六歲以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王左王與戰

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為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

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

○宋祁云越本國作定

後坐巫蠱

族

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支屬五人為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皆奪國征和中戾太子敗衛氏遂滅而霍去病弟光貴盛自有傳

贊曰蘇建嘗說青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

無稱焉

師古曰言不為賢士大夫所稱譽

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

勉之哉

師古曰勸令招賢薦士也

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

子常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肯者人主之柄也

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

師古曰與請曰豫

票騎亦方此

意為將如此

師古曰方此類也

前漢書卷五十五

前漢書卷五十五考證

衛青傳平陽侯曹壽注師古云云○臣召南按史記曹

相國世家參曾孫時尚平陽公主生子襄時病癘歸

國立二十三年卒謚夷侯本傳後文云平陽侯曹壽

有惡疾就國事與史記正合然則壽即時之別名也

三千一十七級○按史記作三千七十一級又益封青

三千八百戶史記作三千戶又益封八千七百戶史

記作六千戶

都尉韓說從大軍出寘渾○

臣召南

按應云從大將軍

脫將字耳又按寘渾史記作窳渾徐廣曰窳渾在朔方音庾以地理志核之朔方有窳渾縣為西部都尉治有道西北出雞鹿塞此寘渾當即窳渾也

封蔡為樂安侯○

臣召南

按表作安樂侯又封朔為陟

軹侯史記作涉軹侯而功臣表但作軹侯又不虞為隨成侯表作隨城侯又中郎將綰史記無此四字

正閔長史安注張晏曰正軍正也○胡三省曰凡軍行

置軍正掌舉軍法以正軍中劉昭志大將軍長史秩千石

霍去病傳以二千五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臣召南按冠軍初無此縣名武帝褒去病功以南陽穰縣盧陽鄉宛縣臨駝聚為冠軍侯國解見地理志二千五百戶史記作千六百戶又封賢為終利侯史記及功臣表作衆利侯

過馬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括地志曰馬支山一名

刪丹山在甘州刪丹縣東南五十里王楙曰合短兵
下史記無麋臯蘭下四字

全甲獲醜○臣召南按此文上史記無銳悍者三字則

以誅全甲為一句此傳則銳悍者誅為一句全甲獲
醜為一句

使人先要道邊○按史記作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
報天子要邊文雖繁而情事曲折具見

登臨翰海注張晏如淳云云○臣召南按翰海北史作

瀚海即大漠之別名沙磧四際無涯故謂之海張晏
如淳直以大海北海解之非也本文明云去病出代
右北平二十餘里則其地正在大漠安能及絕遠之
北海哉且塞外遇巨澤大湖通稱為海如蘇武牧羊
北海上賓憲追至私渠北鞬海皆巨澤大湖如後世
稱濶濬海之類非大海也

師率減什二○什二史記作十三又會典城史記作會
與城又封博德為邳離侯史記作符離侯北地都尉

衛山史記作邢山

惟西河太守常惠○

臣召南

按此常惠與從蘇武北使

後封長羅侯為右將軍典屬國者別是一人

為特將者十五人○史記作十四人

公孫敖為騎將軍○凌穉隆曰史記作為驃騎將軍與
去病同官非也漢書去驃字是

前漢書卷五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卷五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琊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

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

師古曰言新學者但就其舊弟子受

業不必親見仲舒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師古曰雖有園圃不

劉氏曰久行字

窺視之言

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

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

師古曰數音所具反

而仲舒以賢

良對策馬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

師古曰休美也言承先帝極尊之位至美

之德也○宋祁曰浙本至尊下有之字

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

師古曰罔亦無也極

盡也

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

師古曰皇暇也康樂也

永惟

萬事之統猶懼有闕

師古曰永深也惟思也統緒也

故廣延四方之豪

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絜博習之士

師古曰郡郡守也國王國也諸

侯列侯也郡國及諸侯總謂四方在外者公選謂以公正之道選士無偏私也

欲聞大道之要

至論之極

師古曰極中也

今子大夫裒然為舉首

服虔曰子男之子之美號也

張晏曰裒進也為舉賢良之首也師古曰裒然盛服貌也詩邶風旒邱之篇曰裒如充耳裒音弋授反

朕

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盖聞五帝

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

○宋祁曰淳化本作

制禮按古本無禮字下云韶勺寧有禮字存之不成文治一作治

當虞氏之樂莫盛於

韶

師古曰韶舜樂於周莫盛於勺

張晏曰勺周頌篇也言能成先祖之功以養天下也師古

曰勺謂與酌同

聖王已沒鐘鼓箎絃之聲未衰

師古曰箎與管字同

而大

道微缺陵夷至庠桀紂之行

師古曰陵夷言漸隳替也解在成紀○宋祁曰行字

古本作作字今浙本亦有作字又一本題云又云桀紂之行語意常苦不了

王道大壞矣夫

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

翼其世者甚衆

師古曰翼助也

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

師古曰反還也

還於正道也仆斃也音赴

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諄諤而失

其統與

師古曰操執也諄垂也統緒也操音干高反與讀曰歟後皆類此

固天降命不

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

師古曰息止也

烏虜

師古曰虜音曰

呼嗚呼

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

與

師古曰屑屑動作之貌補益也

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

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

師古曰夭壽命也
仁鄙性也鄙謂不

通也

習聞其號未燭厥理

師古曰
燭照也

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

而姦改

師古曰
伊惟也

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脩何飾而膏露

降百穀登

師古曰登成也○宋
祁曰古本飾作飭

德潤四海澤臻少木

師古

曰臻至也少
古草字也

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

師古曰祐
福也音祐享鬼

神之靈

師古曰為鬼
神所歆饗

德澤洋溢施庠方外延及羣生

師古

曰施亦延也洋音
羊施音弋豉反

予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

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

師古曰諭科
謂曉告也

別其條勿猥勿并

師古曰猥積也并合也欲其一一疏理而言之

取之於術慎

其所出廼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

興于朕躬毋悼後害

師古曰極中也公卿執事有不忠直而阿枉者皆令言之朕自發書

不有漏泄勿懼有後害而不言也

予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

焉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

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

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

天廼先出災害以譴告之

師古曰譴責也

不知自省又出怪異

以警懼之

師古曰省視也

尚不知變而傷敗廼至以此見天心

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

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

師古曰彊音其兩反此下亦同

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

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

師古曰還讀曰旋速也○宋祁曰

越本無立字

詩曰夙夜匪解

師古曰大雅烝民之詩也解讀曰懈懈怠也其下亦同

書

云茂哉茂哉

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茂勉也

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

繇適於治之路也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從也適往也

仁義禮樂皆其具

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廼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

師古曰著明也易音
弋政反著音竹筋反

故聲發

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箎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

○宋祁曰古
本齊作無

夫

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

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下亦類此

是以政

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

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

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

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

能弘道非道弘人也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明智之人則能行道內無其質非道

所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

○劉敞曰常云不可

得其所操持諄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

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

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

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

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也謂伐紂之

時有此瑞也復歸也音扶目反○宋祁曰古本流字上有而字存而句緩而文此蓋受命之符

也周公曰復哉復哉

師古曰周公視火烏之瑞乃曰復哉復哉復報也言周有盛德故天

報以此瑞也亦見今文泰誓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

鄰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鄰近也言脩德者不獨空為之而已必有近助也

皆積善繫德

之效也

師古曰象古累字

及至後世淫佚衰微

師古曰佚不能與逸同

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

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

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邪氣積於下怨惡

畜於上

師古曰畜讀曰蓄畜聚也

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

矣

師古曰盭古戾字孽災也

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

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

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

師古曰陶冶以喻鑄金也言天之生人有似於此也

粹純也

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

○宋祁曰古本齊作參

孔子曰君

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中也中上之風必偃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

之言也言人之從化若草遇風則偃仆也○宋祁曰風也中也越本無兩也字

故堯舜行德則

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天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

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

師古曰甄作瓦之人也鈞造瓦之法其中旋轉者甄音吉

延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

師古曰鎔謂鑄器之模範也鎔音容綏之

斯使動之斯和此之謂也

師古曰論語載子貢對陳子禽之言也綏安也言治國家

者安之則競來動之則和悅耳

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

正

師古曰謂正月也音之成反○宋祁曰正越本作之盛反

正次王王次春

師古曰解春秋

書春王正月
之句也

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

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
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
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
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
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
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
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

蘇林曰卒以陽名歲尚
德不尚刑也師古曰謂

年首稱春也即上所云王次春者是也

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

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

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

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

之意與師古曰與讀曰歟

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

之言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

春秋謂一元之意

師古曰釋公始即位何不稱一年而言元年也

一者萬物之

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

師古曰易辭元者善之長也故曰辭之所謂大

也○宋祁曰師古曰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視讀曰

辭古本作解

示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

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

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

間者

師古曰奸犯也音干

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

殖五穀孰而少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

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

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

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

師古曰鳳鳥河圖皆王者之瑞仲尼自歎

有德無位故不至也

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

可致之勢

師古曰操執持也音下高反

又有能致之資

師古曰資材質也

行

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

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

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

師古曰走音奏

不以教

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

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

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

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

師古曰庠序教學之

處也所以養老而行禮焉禮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也

漸民以仁摩

民以誼

師古曰漸謂浸潤之也摩謂砥礪之也

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

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

除其迹而悉去之

師古曰去亦除也音丘呂反

復脩教化而崇起之

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

師古曰循順也順而行之

行五六百

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

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

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為自恣苟簡之

治

蘇林曰苟為簡易之治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苟謂苟於權利也簡謂簡於仁義也簡易乾坤之德豈秦所

行乎顓與專同

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

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

師古曰濟蓋也○宋祁曰

濟古作淫

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

冒殊杆

文頤曰杆突也師古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為驚心不則德誼之經為頑抵觸也冒犯也殊絕也

杆拒也冒讀如字又音莫克反

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

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朽鏹也所以泥飾

牆也言內質槩壞不可脩治也朽音一胡反鏹音莫干反

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

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柰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

師古曰下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

○宋祁曰越本

甚作其甚與其小差則成誤矣然其字施於此則未安也

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

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

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

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

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

○宋祁曰越本無上一善字然善治

要須複語不容上言治而下言善治也浙本亦同有善字

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

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

師古曰言當自求之

今

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

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

天

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也

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

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飭也

○宋祁曰越本飭作飾下亦同

五者脩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

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冊之曰

○宋祁曰景德本冊

作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

文頡曰巖廊殿下小屋也晉灼

曰堂邊廡巖廊謂巖峻之廊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宋祁曰古本浙本廊並作郎余按廊本作郎後人加广而俗人作郎則驚而不喜更改為廊吁可惜耶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

至於日昃不暇食

師古曰昃亦吳字

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

豈不同條共貫與

師古曰與讀曰歟

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

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

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

師古曰兩觀謂闕也大路玉路之車也干盾也戚鉞也朱丹其

盾玉為戚把也。佾列也。舞者之行列也。夫帝王之道豈異也。一列八人。天子八列。六十四人也。

指哉。

師古曰言意趣不同。

或曰良玉不瑑。

師古曰瑑謂彫刻為文也。音篆下皆類此。

又

云非文士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

膚以懲惡。

師古曰督視責也。懲止也。

成康不式四十餘年。

師古曰式用也。成康

之時刑措不用。

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

相望耗矣。哀哉。

師古曰耗虛也。言用刑酷烈誅殺甚衆。天下空虛也。耗音呼到反。或曰耗不明。

也。言刑罰闇亂音莫報反。

烏虜。

師古曰虜讀曰呼。

朕夙寤晨興。

師古曰夙早也。寤寐之覺。

也。興起也。覺音工孝反。

惟前帝王之憲。

師古曰憲法也。

永思所以奉至尊。

章洪業

師古曰永深也章明也洪大也

皆在力本任賢

師古曰力本謂勤力行於本業

也本謂農也

今朕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

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

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

師古曰氛惡氣也充滿也

羣生寡遂黎

民未濟

師古曰遂成也○宋祁曰濟古作濫下同

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

師古

曰貿易也渾殽雜也貿音武又反渾音胡本反

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

庶幾乎

師古曰詳盡也一曰審也○宋祁曰古浙本有意字他本無但云庶幾乎則促而不緩必待意

字句乃自安

今予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

諸上古而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繫而不

得騁與

師古曰牽於文繫謂懼於文吏之法

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

師古

曰繇讀與由同方謂道也

各悉對著于篇

師古曰悉謂盡意而對也

毋諱有司

師古

曰言不當忌畏有司而不極言

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

師古曰究極也

磋音千何反

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

為樂也

○宋祁曰古本位字上有在字

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

舜禹稷禹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

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

師古

曰從音十容反
中音竹仲反

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

謂也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

堯在位七十載

廼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

舜知不可辟

師古曰辟讀曰避

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

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

盡美矣又盡善也

師古曰韶舜樂也孔子嘉舜之德故聽其樂而云盡善盡美矣

此之

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

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

入於河海

師古曰謂若鼓方叔播鼗武少師陽之屬也事在禮樂志

天下耗亂萬民

不安

師古曰耗不明也音莫報反

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

物師用賢聖是以閔天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

臣璠

曰皆文王賢臣

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

也

師古曰濱涯也即就也濱音賓又音頻

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

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

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

師古曰見

顯示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

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師古曰亦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武周

武王樂也以其用兵伐紂故有慙德未盡善也

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

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

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

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

師古曰論語載

孔子之言遜順也固陋也

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

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

孟康

曰人項素也

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

服虔曰在

位當知材知日有益於政也應劭曰隨其材之優劣而授之位也師古曰應說近之謂授之位以試其材也

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

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

康之隆圉圉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

流

○宋祁曰古本流作汙

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

商之法

師古曰申申不害也商商鞅也

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

狼為俗

師古曰狼性皆貪故謂貪為貪狼也

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

○宋祁曰景德本
無天字古本有

誅名而不察實

師古曰誅責也

為善者不必

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

顧實

○宋祁曰景祐本無空言二字古本有

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

心造偽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慥酷之吏

師古曰慥痛也音千感反

賦歛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

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

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

之言也言以政法教導之以刑戮整齊之則人苟免而已無恥愧也○宋祁曰古本齊作叁

此之謂

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

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

萬里說德歸誼

師古曰夜郎西南夷也康居西域國也說讀曰悅

此太平之致

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

所聞則高明矣

○宋祁曰浙本尊作遵

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

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

師古曰曾子之書也曾子曾參

願陛

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

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

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

厲也

師古曰厲謂勸勉之也一曰砥礪其行也

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

不琢玉而求文采也

○宋祁曰景祐本琢作琢當從此本

故養士之大者

莫大庠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

師古曰關由也

教化之本

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

師古曰書謂舉賢良文學之詔

書也

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

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

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

○宋祁曰古本流作汜

故

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

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

師古曰言小吏有為姦欺

者守令不舉乃反與之交易求利也

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

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溘皆長

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郎吏二千

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

師古曰訾與資同

且古所

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

師古曰差次也

非所謂積日累久也

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

師古曰害猶妨也

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

則不然象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

師古曰授

之以官以使其材也

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

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

官錄德而定位

師古曰錄謂存視也

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

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

敢不盡愚於是天子復冊之

○宋祁曰浙本之字下有曰字二曰雖相重史體則

然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

師古曰徵證也

善言古者

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率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

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

師古曰寢古浸字寢漸也

虛心以改今

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

○宋祁曰所以

予按古本無以字語徑易了浙本道作遺文典可從作道傳寫誤耳

然而文采未極豈惑

庠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

若眩與

師古曰眩惑也音郡縣之縣與皆讀曰歟

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

皆有失

師古曰祖始也

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

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

之復之

師古曰悉盡也究竟也復反復重言之也復音扶目反

詩不云庠嗟爾君

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師古曰小雅小明之詩也安息安處也介

助也景大也言人君不當苟自安處而已若能靖恭其位直道而行則神聽而知之助以大福也

朕將

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師古曰茂勉也

仲舒復對曰臣聞論

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

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卒終也言終始如一

者唯聖能之○宋祁曰景祐本注子夏作孔子

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

臣

師古曰言轉承師說而學之蓋謙辭也

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

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

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

必有微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

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

師古曰函與舍同殊異也

建日月風雨

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

愛而亡私

師古曰溥
徧也音普

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

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

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

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

師古曰繇讀與
由同下皆類此

天人之徵

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

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

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

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

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
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
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

○宋祁曰犯法古本浙本並作法犯予一歲之獄以萬
謂法犯罪多語中輕重自偶易之非是

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

師古曰古
謂古法也

故春秋變古

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
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
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

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師古曰施設也

陳設其序

粲然有文以相接

師古曰粲明貌

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

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

師古曰食讀曰飲衣音於

既反

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

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

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性生也

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

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

師古曰處於善道以為安安處

善然後樂循理

師古曰循順也

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

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

此之謂也冊曰

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

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

師古曰鉅大也

故聖人莫不以掩

致明以微致顯

師古曰掩與暗同

是以堯發於諸侯

師古曰謂從唐侯升

天子之位舜興堯深山

孟康曰舜耕於歷山

非一日而顯也盖有漸以

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

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

著

師古曰能盡衆小則致高
大能慎至微則著明也

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

師古曰大雅大明之
詩也翼翼恭肅貌

故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

致其孝

師古曰兢兢戒慎
也業業危懼也

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

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

也

師古曰長言身形之
脩短自幼及壯也

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

見也非明庠情性察庠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
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

景鄉之應形聲也

師古曰鄉讀曰響

故桀紂暴謾

師古曰謾與慢同

讒

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

師古曰晏然自安意也如日在天言終不墜亡也

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

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

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

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

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

師古曰復謂反復行之也音扶目反

道者

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

師古曰言有弊非道由失道故有弊

先王之道

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

師古曰眊不明也音莫報反

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

相反將以裒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

師古曰裒古救字

故孔子

曰亡為而治者其舜庠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

改正朔易服色以

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

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

裒當用此也

師古曰繼謂所受先代之次也救謂救其弊也

孔子曰殷因於夏

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

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謂忠敬與文因循為教立政垂則不遠此

也○宋祁曰浙本云孔子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其損益可知也當考

此言百王之用

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

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

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

師古

曰言政和平不須救弊也

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

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

周之文致

師古曰致至極也

用夏之忠者

○劉敞曰致常屬下句

陛下有

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

師古曰靡散也薄輕也昭

明也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

明帝王之法制

師古曰休美也

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

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庶能勿失爾

師古曰庶興僅同僅少也

若廼論

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

師古曰息生也耗虛也耗音呼到反

此大臣

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

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

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

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圉圉空虛德潤草木

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

之遠也安所繆鑿而陵夷若是

師古曰安馬也

意者有所失於

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

師古曰與讀曰歟詭違也

試迹之古

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

師古曰返謂還歸之也黨音他朗反○宋祁曰姚本古字上有

於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

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

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宋祁曰齒字上古本漸本同有上字據注亦當有只云予之齒者是通上下殊非義理

也傳其翼者兩其足

師古曰傳讀曰附附著也言鳥不四足

是所受大者

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

師古曰末

謂工商之業也

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

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庠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

足也

師古曰囂讀與啓同音教啓啓衆怨愁聲也

身寵而載高位

師古曰載亦乘也

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

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

產業畜其積委

師古曰畜讀曰蓄

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

師古曰蹙

音子

民日削月朘

孟康曰朘音揅謂轉蹙也蘇林曰朘音錫石俗語謂縮朘為朘縮師古

曰孟說是也擅音宣

音子六反

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美溢貧者窮急

愁苦

師古曰美饒也讀與衍同音弋戰反

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

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

姦邪不可勝者也

師古曰蕃多也音扶元反

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

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

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

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

師古曰公儀休

之其家見織帛怒而

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

師古曰食菜曰茹音汝

曰吾

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庠

師古曰紅讀曰工

古之賢人君子

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

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師古曰小雅節南山之詩也節高峻

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也師尹周太師尹氏也言三公之位人所瞻仰若山之高也節音才結反爾好

誼則民鄉仁而俗善

師古曰爾汝也鄉讀曰嚮

爾好利則民好邪而

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

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

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

遠者望而

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

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

師古曰皇皇急速之貌也

皇皇求仁義

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

師古

曰此易解卦六三爻辭也

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

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

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

者矣

師古曰舍廢也言為君子之行者當如公儀休若廢其所行則無可為也

春秋大一統

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

師古曰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春秋公

羊傳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此言諸侯皆係統天子不得自專也今師異道

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

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

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

師古曰辟讀曰僻

然

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既畢天子以

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

誼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

泄庸種蠡謀伐吳

師古曰種大夫種也蠡范蠡也種音之勇反蠡音禮

遂滅之孔

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粵有三仁

師古曰泄庸一也大夫種二也

范蠡三也

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

不足以奉大對

師古曰大對謂對大問也

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

師古

曰魯大夫展禽也柳下所食采邑之名惠謚也

吾欲伐之何如柳下惠曰不可

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

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

師古曰徒但也

況設詐以伐吳庠繇此

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

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

師古曰伯讀曰

霸次下亦同

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為詐而已故不足

稱於大君子之門也

張晏曰仲尼之門故稱大也

五伯比於他諸侯

為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

應劭曰武夫石而似玉者

王曰

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

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

師古曰謂若閉南門禁舉火及開北門水灑人

之類是也

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先是遼

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少豪末上

師古曰所作
起草為橐也

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

上召視諸儒

師古曰視
讀曰示

仲舒弟子呂步舒

○宋祁曰古
人舒作昌

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

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

師古曰
攘卻也

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

師古
曰希

觀相
也

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

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

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

師古曰素
聞其賢也

大善待之○宋

祁曰古本大字下有儒字且謂依古本存儒字則
顏不當於仲舒下作注此蓋顏注時已失儒字矣仲舒

恐久獲羣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

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

業以脩學著書為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

○宋祁曰古本

無如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

灋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

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

師古曰校音下教反

州郡舉

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

子及孫皆以學至太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

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

露清明竹林之屬

師古曰皆其所著書名也

杯音布回反蕃音扶元反復數十篇

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掇其切當世施朝廷者著于篇

師古曰掇采拾也音丁活反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

師古曰伊

伊尹呂筦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

師古曰筦筦仲呂望也晏晏嬰也伯

者齊桓晉文之屬也伯讀曰霸

至向子歆以為伊呂乃聖人之耦

師古曰耦

對也○宋祁曰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

天喪余師古曰事見論語噫歎聲也唯此一人為能當

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豫仲舒遭漢

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

者有所統壹為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

庠游夏師古曰漸浸潤也而曰莞晏弗及伊呂不加過

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為然

前漢書卷五十六

前漢書卷五十六考證

董仲舒傳廣川人也○

臣呂南

按志廣川屬信都國今

直隸棗強縣有廣川鎮與景州相近即漢廣川故縣

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注今文尚

書秦誓之詞○按伏生今文無秦誓篇此偽秦誓文

也西京諸儒並信以為真故白魚赤烏之說司馬遷

亦据以入周本紀

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

臣呂南

按仲舒對策之

年先儒疑而未定漢書武紀載于元光元年與公孫宏並列既失之太後通鑑據史記武帝即位為江都相之文載于建元元年與嚴助並列亦失之太前若以仲舒此文推之則在建元五年也計漢元年至建元三年為七十歲而五年始置五經博士即傳所謂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也至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即傳所謂州郡舉茂才孝廉也若在建元元年豈得云七十餘歲乎

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臣召南按泄庸師古無注

疑即國語所謂舌庸者與苦成文種范蠡蠡皐如並為大夫稱五大夫吳晉之會黃池也舌庸與蠡率師沿海沂淮以絕吳路泄與舌音相近而字異耳

仲舒弟子呂步舒○宋祁曰古人舒作昌○按人字當作本又按呂步舒本書儒林傳及史記並同宋祁所見之古本作步昌者非也

其對皆有明法○臣召南按藝文志有公羊董仲舒治

獄十六篇王充曰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于律無乖異者應劭曰朝廷遣廷尉湯問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即其事也隋唐志尚有十卷

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注師古曰皆其所著書名也

○臣呂南按玉杯以下並是書名而今所傳十七卷

玉杯第二竹林第三凡八十二篇總名蕃露此先儒所以疑其書或後人採綴以成也蕃露之義崔豹曰

古冕之旒似露而垂

前漢書卷五十六考證